



北大荒啊我爱你！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风姿……

北大荒——原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对这里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过 60 多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昔日“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北大荒，如今已变成了“北大仓”。千里沃野上，耕种的稻米、大豆、玉米成方成片，一望无边。



■笃行致远 沈涌麟 书

眷恋深深的《北大荒人的歌》

《北大荒人的歌》，这首对当代青年人来说并不熟悉的一首歌，问世至今已有 30 多年。而对解放初期奔赴到那片黑土地去除荒开垦的一代人来说，那是一辈子铭刻在心的记忆，整首歌词充满着对北大荒的深深眷恋。创作出风靡全国《我爱你，塞北的雪》的王德，就是这首《北大荒人的歌》的词作者。

今年已 85 岁高龄的离休干部王德，就是开垦北大荒的第一代人。当笔者问起他创作这首歌的来龙去脉时，他深情地回忆道：“1954 年，我随农建二师从山东开赴黑龙江密山，经常深入到北大荒的各基层去演出，那些开垦者们过沼泽、走荒甸、风餐露宿的垦荒生活场景，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内心深处。1987 年，北大荒农场处于一个痛苦又复杂的转型期，回忆起当年初入北大荒和几十年的那份艰辛付出，王德总觉得应该为几代北大荒的建设者们说说心里话，《北大荒人的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这首感情深沉、委婉舒展、荡气回肠的《北大荒人的歌》，拨动了几代北大荒

人的心弦，它已成为黑龙江垦区一张靓丽的音乐名片，在垦区搞文艺演出、知青联谊会等活动时，这是一首必唱的“垦区之歌。”北大荒人由衷地喜爱这首歌，把这首歌作为他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将自己的心声永远留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后来，由歌唱家彭丽媛、殷秀梅等激情演唱后，更让《北大荒人的歌》广为流传。

《北大荒人的歌》，1993 年被黑龙江农垦总局定为“垦歌”，并授予王德和刘锡津为“光荣的北大荒人”荣誉称号。1996 年在广东省顺德举行的“全国合唱比赛”中获得创作一等奖，1997 年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新歌银奖”，黑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在一次音乐作品座谈会上，一位音乐家对这首歌的评价是“它唱出了历史的悲壮”。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词刊》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加以赞扬。

忆往更需励新！在前行的新时期征途上，王德为《北大荒人的歌》又续写了一首姐妹歌《追梦的北大荒人》。

（孔鸿声）

书院散记

疫情所得，无法远足，扫兴之余，近郊游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约上十来个亲朋好友，去南汇书院镇看看。

书院镇最吸引人的的是它的镇名——书院。虽不及岳麓、白鹿洞书院这般闻名，可好歹也有个书院的大名，少不了遗存着什么文化底蕴，令人遐思不已……

去书院镇交通十分便捷，轨交 16 号线一路通达，再坐上十分钟的摆渡车便到了。镇上有形似“农家乐”般的会馆，吃住条件都还不错。

走在其中，书院镇和我想像中的模样大相径庭，镇中心一个十字路口就将小镇的全貌装了个大概。小镇上既无书香门第，亦无小桥流水人家，这就是所谓的书院镇？

心有不甘，找了个街边修鞋的老头打问书院的由来，老头只是用一丝狡黠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自言自语道：“有书读，促出来修啥鞋子。”老头似乎没说啥，却又好像啥都说明白了。噢！我懂了，这地名就和金山无金，马陆无马一般的浅显无趣，我倒是有点自作多情了。

了。

不过，我在会馆里碰上了几个老人，他（她）们都是书院镇附近东海农场的老员工，结伴故地重游。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兴奋和自豪的笑容，大声回忆着书院镇的昨天和今天，说到趣处，不由得朗声大笑。此情此景沁人肺腑，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感怀不已，曾经的那个火红年代的文化底蕴？

近郊游居然能游出这么一番情感，此行不虚，值了。

（金星 蓝翔）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全书共三册。小说是平凡的，现实是平凡的，世界同样也是平凡的，可就是这样平凡世界里产生的两个平凡的人物却要创造出一份不平凡的爱情这是何其的难，作者却在书中把爱情表现得尤为深刻。全书，字里行间流淌的全是浓浓的爱意。

小说描写了黄土高原一个农村里的各种人。围绕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的奋斗史，展现了孙家、金家、田家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沉浮。无论是写农村的人物和生活场景，还是县、市甚至

省委的官场，还有煤矿的地上地下，路遥都是信手捏来。没有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深切体验，是无法写出这样贴合实际令人信服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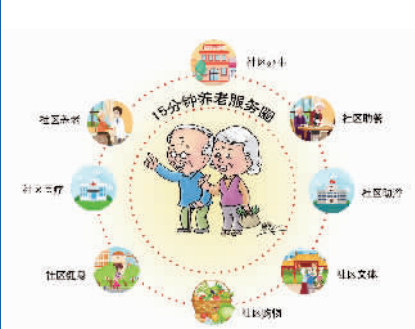
在所有的角色中，我印象最深的也最佩服的人就是孙少平。我认为他是全篇的主线，通过他的经历展现出一个平凡普通的人物的形象。虽然是个农民出身的孩子，他却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从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的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

孙少平的一生是平凡的，但是却充满了奋斗，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虽然他一直处在生活的压迫中，被生活所驱使，忍痛放下学业、放下爱情，但是他没有被生活奴役，至少精神上还是自由的。他还懂得思考，懂得反思自己的生活，考虑自己的前途，并不像大哥少安那样为了生活而生活。

孙少平对于前途的不懈奋斗也是那代人的闪光点，是留给后代的珍贵财富，无论面对何种挫折，他都能平静的接受，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我从孙少平身上学到了两点：一是对生活的客观认识，不放弃希望，有一份执着进取之心；二是对书的爱好，是书让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也是书让他与田晓霞成为亲密的朋友。

这部小说给我最大的教育意义则是一种对农民的深刻理解。现代城市年轻人很难真正理解农民。读了《平凡的世界》让我感觉经历了那个时代，也在书田中挥汗如雨。这是一本值得每个人阅读的书。

（六里三 周若生）



■《幸福养老圈》

至 2021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 亿。为此，在上海以步行 15 分钟路程为半径，不断提升“15 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消费、吃饭、就医和娱乐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全方位落实照顾养老项目，让老年人真正过上幸福的晚年。



■《黄桃不是药》

疫情放开后，黄桃罐头竟莫名上了热搜，居然比感冒药和新冠抗原试剂还紧俏。有人调侃建议将黄桃罐头纳入医保。为此医学专家提醒，食用水果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如果确诊新冠，一定要科学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在症状较重时，要积极就医看诊。

（鹏欣 戴继斌 图/文）

上海人经常搞混的姓氏(二)

上次是从百家姓之首的“赵”开始讲这个问题的。其实除了“吴、王、张”等大姓之外，上海姓“陈”的也很多，同样也“混”得一塌糊涂。“陈、承、程”一概称“陈”，所以必须要连带说明“耳东陈、继承的承或工程的程”，当然姓“岑”的上海勿多，不少人读勿来。但就连姓“郑”的，明明是“zhen 真”，也要混了“陈”里，并声明“我是莫耳 cheng”，有些人还听勿懂，干脆讲“关耳郑”。更有趣的是应该是同样姓“盛 cheng”的，上海人却偏偏单独拎出来称“常 chang”。

再讲讲“于、俞、余”，通通一个“于 yv”。其中“于、俞、余”确实难分，附带说明难免。但原本也读“虞 yv”的，上海人却将它区分为“nv 女”，



趣说上海闲话

说明起来比较麻烦“虎字头下面一个吴”。

同样姓“史、施、师、司”的，表白时是免不了要附带说明一番。但姓“石”的，明明与他们同音，却硬是不混在“shi”里，另辟蹊径，读 se，“石头的石！”

“倪、严、年、”也是勿分的。“人儿倪”，“严格的严”，“过年的年”，只有“闫”勿讲“闫罗王的闫”，讲“门子里三划”。

“鲁、罗、路、卢”自然是照样勿分。但理应也是读“lu”的“陆”，上海人讲“lo”，同上海闲话“六”一样。而应该同“罗”一样称作“luo”的“骆、洛”也混在“lo”里。所以“陆、骆、洛”，上海人称“六、六、六”！

此外，被混淆的还有“郭、谷”，“傅、付”，“宫、龚”，“郁、岳”，“蒋、姜”等。

（顾顺麟）

七律·诗酒行

今世文章众皆轻，
来来往往尽营营。
常贪弦管喧长夜，
最爱繁华梦一生。
我辈沧浪难逐水，
此身风雨亦如晴。
但求诗酒笑天下，
何必人间恨不平。

（临沂七村 伍归客）